

任憑世事滄桑

我仍是你最親密的

愛人同志

明朗亮麗的心
散播人間歡樂

夏小蘿

華順書報公司
12-16.0元



愛人同志

小說族叢書
199

夏小蘿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愛人同志／夏小蘿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3〔民82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小說族叢書
；199）
ISBN 957-544-588-0（平裝）

857.7

82007850

愛人同志

作者：夏小蘿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吳如惠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排版：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3320931~2 傳真／(02)3049687

1993年12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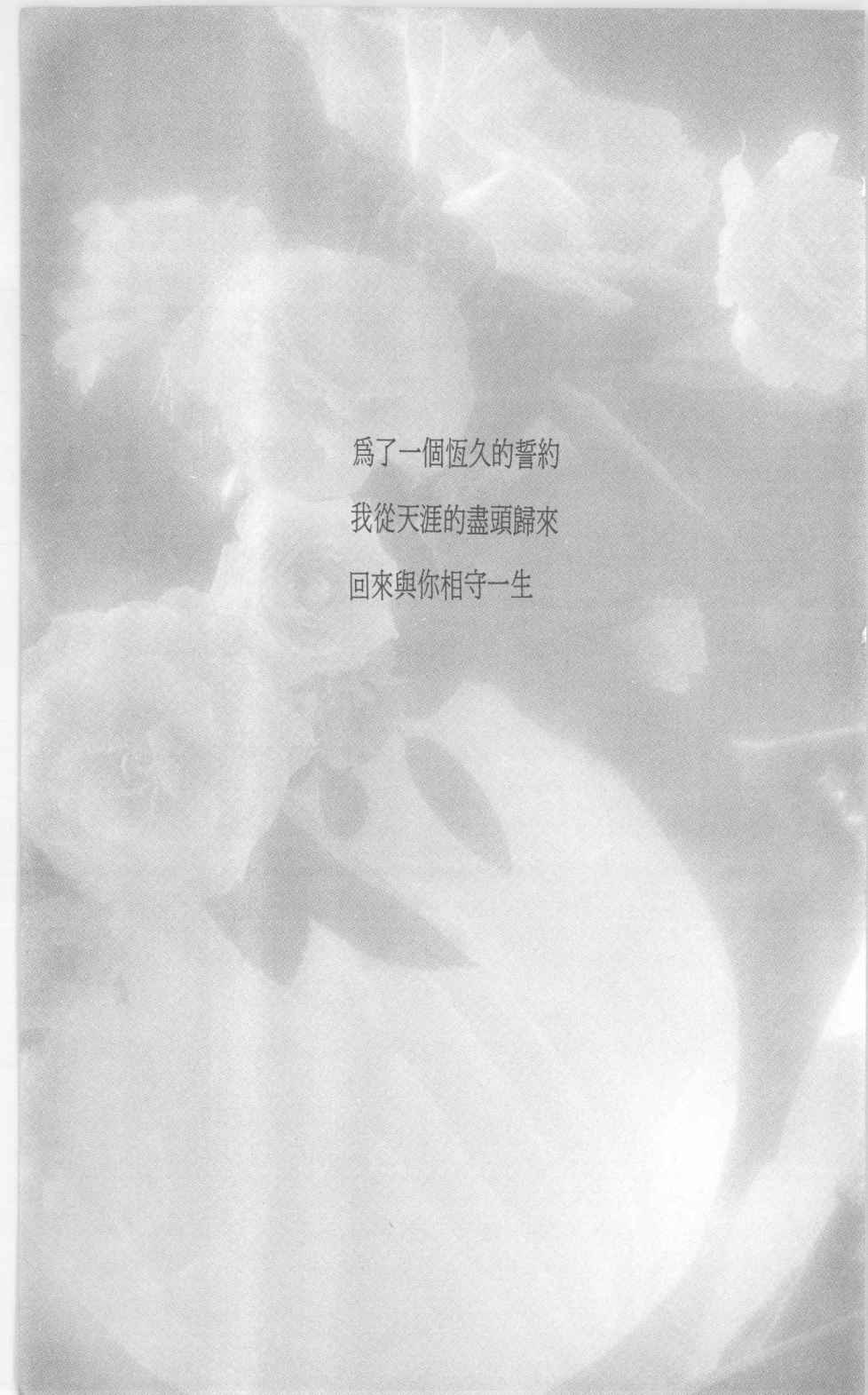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588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爲了一個恆久的誓約
我從天涯的盡頭歸來
回來與你相守一生

出書的感覺真好

夏小蘿

似乎每個朋友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——當初怎麼會想到提筆寫小說，甚至是出書呢？我也說不上來，也許是我的個性就愛求新求變。當時的我，也和其他的人一樣，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質疑，我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？又能做些什麼？我不願意自己的人生就這麼的平淡無奇。於是帶著一腦子的期盼與幻想，我就提筆啦！

#

#

#

當然我也是個不折不扣、道道地地的小說迷，生命中的第一本小說是瓊瑤所著的「失火

的天堂」，於是當同學們忙著K書用功之際，我卻抱著它在床上哭得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，而自此之後，我對小說更是一點抵抗力也沒有，上課常是桌上的一本書、桌下又的一本書，而晚上更是看到三更半夜仍不忍釋手，寧可隔天成了隻大熊貓，也不能不知道最後的結局是什麼。也許是癡了點、瘋了點，但怎麼說呢？就是愛啦！想戒還戒不掉呢！

#

#

#

來談談這本新書——《愛人同志》吧！這次我做了點小小的嘗試，以一種帶著些懸疑色彩的情節鋪陳著。希望讀者能接受。

一棟豪華的宅邸，主人離奇的命案，誰才是真兇呢？而龐大的遺產又會落在誰的身上呢？是乖巧順服的女兒？還是美豔無比的新婚妻子呢？噢！先別急著看結局！也許聰明的你，能抓出那真正的兇手喔！

#

#

#

自己的書一本本的出爐問世了，我不再為自己的將來徬徨無助，現在我每每打開自己的



手心，我會看見那兒有個夢想正在成長茁壯著。

如果你也和我一樣，有滿腦子的幻想與傻勁，不妨試著發掘自己，因為我好想大聲的告訴全世界——這種有夢想，踏實的感覺真好。

愛人同志



第一章

偌大的客廳裏，有悲鳴聲，有低泣聲。每個人臉上均是凝重嚴肅之情。

一位身著警服的警官，正深思的研究著在場的每一個人。

陳詠華，雖年僅十八歲，卻已出落得嬌豔動人，只可惜她的臉上只是一片的冰冷。

唐秀媚，二十二歲，是唐玉錦的獨生女，瞧她那瘦弱多病的身軀、悲愴的神情，彷彿世界末日已到來了。

許文隆，二十四歲，是唐秀媚的丈夫，斯文有禮，對妻子溫柔體貼，對岳父則孝順有加，是這兒出了名的標準丈夫、女婿。

老吳，快六十了，在唐玉錦身邊足足三十多年了，是唐玉錦生前最信賴的僕人。

唐家就只這四個人了，洪警官又一一的望了他們一眼，誰的嫌疑最大呢？

「陳詠華小姐，據我所知，妳是三個月前才嫁給唐玉錦的，是不是？」

陳詠華只默默的點點頭。

「唐玉錦已五十歲了，而妳才十八歲，妳當初是怎麼會嫁給他呢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、原因？」

「沒有。這跟我先生墜樓有關係嗎？」

「那案發當晚，妳人在哪裏？」

「我在房裏睡覺。」

「有誰可以證明妳整晚都在房裏？」

陳詠華想了一下。「大約十點左右，我正預備睡覺，但老爺說他心情不好，想到樓上花園散散心，於是我就先睡了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老吳的敲門聲吵醒了我，老吳告訴我，老爺叫他來轉告我，他晚點才會下來。」

「吳管家，有這一回事嗎？」

老吳點點頭說：「老爺睡前都有到樓上乘涼的習慣，三十多年來都沒改變過。那晚我和往常一樣的陪老爺上去，但老爺卻說他一個人靜一會兒，於是我就到太太的房裏，轉告太太一聲。」

「那你確定陳詠華小姐人在房裏嗎？」

「我確定，我和太太還有當面講過話。」

「法醫驗屍的結果，唐玉錦墜樓死亡的時間是大約十二點左右，這段期間，有人能證明妳在房裏嗎？」

「沒有，老吳走了之後，我又昏昏沉沉的睡了，直到天亮才醒來。」

「吳管家，這段時間，你又在哪裏？」

「我從太太的房裏出來後，就直接回到自己的房裏睡覺了。」

洪警官接著望向另外相依偎的兩個人。

「唐秀媚小姐，妳父親最近有沒有什麼比較不尋常的舉動？或有無提過想輕生的念頭？」

「沒有，而且爸他才剛娶華姨，怎麼會有輕生的念頭呢？」

「平日妳父親與陳詠華之間的感情如何？」

「他們平時雖很少交談，但也是相敬如賓的，還不曾有過爭吵或不睡。」

「案發當晚，妳人在哪裏？」

「我和隆哥，就是我先生，在房裏睡覺，因我們家平時都滿早睡的。」

「許文隆先生，案發當晚你人確實在房裏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和秀媚在房裏，秀媚身子一直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在房裏陪她。大概是十點半左右吧，我和秀媚就睡了，直到天亮才醒來。」

「唐小姐，妳先生說的話是真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可以證明，而且我先生也可以證明，我整晚都在房裏。」

洪警官又看了看手上的資料，據資料上的檢驗，唐玉錦身上並無任何掙扎的痕跡，而花園中也無任何打鬥的痕跡，難道這只是樁意外，並無他殺之嫌？

「那你們在案發當晚，有無聽見任何奇怪的聲響，或是唐玉錦的聲音？」

四個人均十分有默契的搖搖頭。

洪警官又看了看他們四人。才下結論的說：「我先回局裏研究、研究，如果還需要你們

配合的話，我會再來找你們的，我先走了。」

洪警官離開後，客廳又陷入了一陣沉默，四個人均沉溺於自己的思緒裏。

#

#

#

陳詠華獨自一個人佇立在唐玉錦的遺像前，眼光平靜而冰冷的凝視著照片中的人。這個才當了她三個月的丈夫，是自殺呢？是意外呢？還是死於非命？怎麼死的，誰知道呢？她只知道她自由了，她終於自由了。

陳詠華靜靜的微笑了起來，但不一會兒，歇斯底里的笑聲揚了起來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陳詠華笑著笑著，眼淚也跟著墜落了下來。為什麼不早點死呢？為什麼偏偏在她嫁給他以後才死呢？為什麼要在毀了她以後才死呢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照片中的人當然無法回答她的問題。陳詠華惡狠狠的盯著他。「就算是你死了，我也不會同情你的，這是報應，是你的報應到了。」

身後一陣腳步聲。陳詠華收起任何起伏的情緒，又恢復原來的冷淡。

「太太，我來向老爺上香。」

陳詠華退了幾步，她看了看老吳，她不懂像唐玉錦這樣的人，居然會有像老吳這麼忠心護主的僕人。

老吳上完香後，並未離去，他站在陳詠華面前，一雙細小的眼睛盯著陳詠華。

「太太，老爺對妳那麼好，妳爲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陳詠華板起了臉孔，不解的問：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以爲我看不出來，自妳嫁進唐家來，老爺的心情就極端惡劣，而妳也恨不得能一刀殺了老爺。」

陳詠華輕輕的笑了起來，眯著眼打量著老吳。「這麼說來，你是認定老爺是我推下樓的。」

「除了妳，還會有誰？老爺那麼疼妳，妳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陳詠華怒喝了一聲。「我跟老爺之間的事，我自己清楚得很，不勞您來提醒我！」

「是嗎？那……」老吳仍想再說下去。

「老爺人都死了，我不想再提起這些事，聽到了嗎？」陳詠華嚴厲的看著老吳。